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第二回 贅煙富室大度能容 買笑秦淮酸懷難遣

卻說楊姨娘在那書房裡頭，玉體橫陳，春情蕩漾，賈端甫同他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然心裡想道：這楊姨娘，今天是因為我撞見了他同毛升兩人的私情，才拿這身體來塞我的嘴的，並不是貪愛我的才貌，同我有甚麼厚意深情，那是不可靠的，毛升同他卻是多年的交情，曉得他又同我搭上了，那有個不吃醋的道理，萬一同我為難起來，他是個家人，沒有甚麼要緊，我是個秀才，又是個處館的，這種聲名傳出去，那還再有人請教麼？而且到那時候，這楊姨娘必定護著他，那龍老頭兒是不甚明白的人，我還要吃點眼前虧都未可知，不如現在忍一忍慾念，將來被人家曉得，我還可以落一個夜拒奔女的美名，何苦貪戀這一息息的歡娛呢。想定主意，就站起身來把褲子繫好，走到那書案面前的椅子上坐著。這楊姨娘還當他有甚麼過門拜候的毛病，在那榻牀上嬌聲浪氣的喊道：「我的乖乖，你怎麼的？把老娘弄的這個樣子，你倒跑掉了，快來罷。」只聽見那賈端甫正言厲色的說道：「我一個聖賢子弟，幾乎被你這很貨所誤，我同你家老爺是多年賓主，你的兒子、女兒都是我的學生，你怎好這麼無恥呢？我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不比那些奴顏婢膝的家人，你拿我當作甚麼樣的人看待，還不快替我滾出去。」楊姨娘聽見這話，真如雷轟電掣一般，又氣又驚，正要同他辨駁兩句，只聽這賈端甫一疊連聲的催著「走！」楊姨娘只得套了褲子，掩了胸襟，揩著眼淚，爬下炕來。還想同賈端甫說兩句情話聽，那賈端甫催著走的聲音愈喊愈高，楊姨娘恐怕被人聽見，只得恨恨而去。這也要算賈端甫臨崖勒馬的工夫了。然而，賈端甫如果不招那金茉莉針，不收那酒菜，不開那書房門，不套問那些淫活，這楊姨娘又何必如此出丑呢？楊姨娘出了這一回丑，真是恨入骨髓，就在龍鐘仁面前說：「這賈先生又懶又不通，教的女兒的詩，多少白字連我都聽得出。每天睡到學生去上學，房門還沒有開，還時時刻刻的在玉燕前，打聽我穿的衣裳、戴的首飾、疏的頭、裹的腳，還叫王燕同我說，叫我挑塊手帕子送他。我看他是不懷好意呢。幸虧我是個正經人，還肯一一的告訴你。要是那些沒有把握、專愛少年小伙子的人，恐怕已經請你戴上綠帽子了。」那毛升也有時在旁邊說：「這先生聲名本來平常，有兩回鉤著大老爺出去吃花酒，整夜的不回來。」這龍鐘仁的耳朵本來是棉花做的，怎禁得這愛妾寵僕天天在面前唆播。況且乎，這些教書先生本覺得可以招之即來，揮之即去的，還有甚麼顧惜呢，不到一月就借事由把賈端甫辭了。賈端甫明曉得是楊姨娘從中作祟，無如見不著龍鐘仁的面，無從同他說起，而且曉得說也是無益的，只得卷捲鋪蓋出來，卻是逢人便講這段佳話，並且說得淋漓盡致，幾乎要替楊姨娘畫一幅楊妃出浴圖來。所以，人人曉得，這賈端甫是個坐懷不亂的君子。

賈端甫被龍師爺辭館出來，正在走頭無路，卻好正逢科考，居然考了個一等第二。又替一個考拔貢的富家子弟幫幫忙，這位學台是個專重時文楷法的，於經古上不甚考究。賈端甫代做的也還過得去，也就高高的取了。得了三百塊錢的謝儀，登時就活動了許多。其時，賈端甫已是二十三歲的人，正是授室的時候，只因光景窮無人物色，只好朝雉徒歌而已。這回考了個一等第二，登時補了廩就有人來做媒，說的又是一位富翁的女兒。

這位富翁姓周名敬修，是個做花布生意的。家里約有數萬家資，老夫婦兩個年過半百，膝下一兒一女。兒子得的遲才八九歲，女兒已經二十四歲了。這樣富厚人家的女兒如何擱到這麼大還未出閣呢？原來其中有個緣故。這位姑娘名叫似珍，雖是生意人家的女兒，卻生得十分靈慧，若是教以詩書，何嘗不可成名成為進士。爭奈，這用家向來崇信「女了無才便是德」這句話的。周敬修又不通文墨，哪裡肯延師教這女兒讀書。

然而，天生慧質人不能搞，到了十歲左右，聽見親戚鄰居的婦女們說些故事，唱些小曲，他一聽便會。一會便解於那纏綿悱怨的小曲，更能體會出他言外之意，也要算個靈心慧性的女子。

到了十六七歲，生得面如滿月，又會修飾，雖是家常妝束，亦自楚楚動人。這年夏天天氣甚熱，到晚更甚。這周敬修是個經紀中人，早上一早就起身料理店務，到晚就倦不過，二更總要安眠的。這姑娘深閨年事，逸則生煩，到這將近標梅的年紀，就是夏天夜短也還嫌他更長。這天晚上週敬修老夫婦兩個都睡了，用的於老媽子看見無事，也到他房裡去歇著。這位周似珍姑娘，他嫌牀上熱，一個人躺在天井裡竹牀上假寐，到了三更過後，坐起來看著那皓月將圓、銀河欲瀉，正在出神，忽見一個人影打後樓院子裡走出來，經過這院子裡旁邊的廊簷底下，要向前邊櫃房裡去，嚇了一跳。再看那人似乎不是個兇惡的模樣，他就低低的問了一聲：「是那個？」只見那人也吃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見是姑娘一個人，就托托膽子放大了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是我！」周姑娘再細看這人，也只有十五六歲光景，生得齒白唇紅，一張小鵝蛋臉兒，眉峰聳秀，眼角含情，頭上梳了一條光溜溜軟鬆鬆的鞭子，身上穿一件白夏布透風對襟的小衫，下身穿一條蝦青官紗散褲管的褲子，手裡拿一托杭州細編的薄扇，頰上微紅似羞似喜。原來是那學徒的白驕儀白小官。

姑娘見是他不由的心裡跳了一跳，低低問道：「後樓是鄭先生的住房，你深更半夜的在他那裡做甚麼？」白小官道：「不過玩玩罷了。」周姑娘道：「做甚麼玩，會玩到這會子，我看他鄭愛南也不是個甚麼老實東西，怪道我常常看見他買些吃的用的東西與你，你這回收拾的這麼乾乾淨淨俊俏的躲在他房裡，半夜才跑出來，你兩個人在裡頭還有甚麼好事可乾，虧得你也是個男兒家，怎麼這樣不要臉的。」那白小官聽說，臉上更紅了一紅，低聲說道：「姑娘你說到哪裡去了，叫人家怎麼好意思。」周姑娘說道：「你曉得不好意思，不會不要做，你不做我也不說，我也不來管你們這些事，我只明兒把我今天晚上看見的情形，細細的告訴我爹爹，讓我爹爹慢慢的問你們兩個人。」這白小官一聽著了慌，就在姑娘膝前跪了下來，好姑娘恩姑娘，不住口的央告。這周姑娘也不由的臉上一紅，說聲：「你快起來，倘然被人家看見，算甚麼樣兒。」這白小官見姑娘沒甚惡意，才定了起禍之心，又起了不良之念，就將兩手搭在姑娘膝上，嘴裡央求手底揉擦。這周姑娘少不得拿手來推他的手，那曉得這白小官的一雙尖手，生成的又綿又滑，真是《詩經》上所說的「手如柔荑」，這周姑娘握到手裡怎能不動心。心裡一動，那眉眼之間自有一種描摹不出的春情冶態。那白小官本是一個柔媚的男兒，那有看不出來的呢。趕著姑娘兩手來推，拉著姑娘的手就勢站起來，往姑娘身上一撲，學那西人相見的規矩，行了一個接唇大禮。依白小官的意思，就要在這竹牀上演一出會真記的酬簡。倒是周姑娘不肯，說這星月之下怎好如此呢？撇開手望房裡就跑，那白小官就像那游龍戲鳳的正德皇帝追了進去，到了房裡周姑娘就叫他把房門關上。他二人究竟在裡頭做些甚麼？白小官甚麼時候才出來？做書的沒有跟著過去，也就敘說不出。

隔了年節，那曉得這位周姑娘忽就得了一病，終日嘔吐，時刻酣睡，四肢無力，茶飯到口就厭。有時想吃兩樣時新的菜蔬水果之類，好容易弄得來，吃了幾回又不吃了。周敬修老夫婦兩個對心愛的女兒十分著急，請了幾個先生來看也說不出甚麼病源。有的說是受涼停經的，有的說是血氣熱縮的，有的說是脾胃受寒的。幸虧開的方子都是些八面風的藥，吃下去雖然沒有見效，卻也沒有出旁的岔子。又過了三兩個月，這姑娘嘔吐的毛病也就漸漸的好了，卻又變了一個怪症，肚腹脹大腰粗腿腫。周老頭兒甚是焦悶，倒是周老太婆稍微懂得點醫道，沒人的時候伸手要在她女兒的肚子上摸摸。周姑娘害羞，平方百計的躲著不肯讓摸。周老太婆說是娘女兩個有甚麼要緊，定見逼著要摸。周姑娘沒法只好掩著臉讓她娘摸了一摸，這一摸才曉得這個病真是厲害。這姑娘肚子裡竟是一個妖怪，還會動呢。周老太婆一驚非小，連忙追問他女兒得病的根由。周姑娘滿臉羞慚，因為病根已經被娘摸著，又倚仗著憑日為父母鐘愛，只得撒嬌撒癡的把怎樣上了白小官的當，得了這病的緣故吞吞吐吐的約略告訴了他娘。周老太婆一聽氣的甚麼似的，就在他女兒臉上打了兩個巴掌，罵了兩句不要臉的婊子。羞的這姑娘羞得哭了，順手拿把剪子就要望喉嚨裡戳。周老太婆著了慌，趕緊奪了下來，也不敢再抱怨他女兒，反將好言安慰，並說既已做下這事，現已沒法。你爹爹跟前是終久瞞不了的，我替你想法子罷，你可不准尋死覓活的，鬧的大家知道。這姑娘也就借此收常到了晚上，周老太婆把女兒的病源委婉曲折的告訴了周敬修，口口聲聲都說是白小官不好，害了他的女兒。

又說女兒已經要尋死了，你可不准再難為她，送了他的命，那我可是不依的。周敬修聽了這話，如何不氣。但是女兒家做了這種事體，把他打罵狠了只有尋死的一條路。他若尋死了，這老太婆必定要鬧個不肯開交，那是怎麼好呢？況且也無益。要同白小官算賬，他又是個孤身人沒有家業的，算不出個道理來，徒然弄的通國皆知，心裡仔細一想只好歎了一口氣，忍耐不言。

到底是閱歷多年有含養的人不肯亂來的。第二天周老太婆把他老子說的話同他老子的情形密密的告訴他女兒，這周姑娘才得一塊石頭落了地。依這周姑娘的意思，就想把這白小官招在家裡，其實倒也是一牀錦被。爭奈，這周老頭兒夫婦兩個嫌這白小官家道寒微，怕被親鄰恥笑，不肯把這已破的明珠輕擲。

反借事把這白小官攆掉，又密密的找了些好藥把這姑娘肚子裡的怪病醫好。老夫婦兩個做的卻甚秘密，以為外人一些不知。

不料這種事體最易傳揚出去，無風尚要生浪，況是真藏實證的事。不多見時，親戚鄰友早已都知，只不好意思當面說笑。他老夫婦兩個所以屢次托人做媒，曉得些的人家不是說八字不合。

就是說齋方非偶，以致耽誤到二十四歲。

這回媒人替賈端甫提親，賈端甫也是個本城的秀才，這些事那有一些不知的道理。只因自己一想，是個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錐的寒儒，現在又失了飯，莫講沒人肯拿女兒給我，就有人肯拿女兒給我，我又拿甚麼來養活呢？難得這麼一位富翁文人可以招贅上門，不但目前免了孤單，日後也還有個倚靠。而且那個白小官聽說已不知流落何處，這事有無也還沒有甚麼實在的憑據，怎好因旁人蜚語誤了這美滿良緣，想定主意也就欣然應允。那周敬修見他是個新補的廩生，覺得面子也還好看，倒也不計較他的光景寒微。這賈端甫就拿那替人代槍的謝儀三百元，打了一頭的包金壓髮荷花、別子一對、點翠環子一副、煮金手鐲兩個、戒指做了一套、寧綢的披風棉襖一條、大紅湖縐裙子還有些小襖褲之類送了過去，算是過禮。那邊也回敬了一套抱褂靴帽。賈端甫又自己買了一項新小帽子、一雙新緞靴子、一件新棉襖、一件玉湖縐棉袍子、一件金醬寧綢軍機馬褂、一雙茶青湖縐棉套褲、一件藍寧綢背心，也要算是煥然一新。

就在九月裡挑了一個日子，招贅到周家門上。這天周老頭請了幾個讀書進學的親友子弟，陪著新郎拜堂見禮坐牀撒帳。以後這幾位陪新郎的就邀著新郎到府上坐席，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的輪流著勸酒，散席之後，擁著新郎到新房裡來鬧房。逼著新郎同新娘對吃兩碗酒，新娘的兩碗是在嘴面前抵了一抵由兩個伴妾代吃了，新郎的兩碗卻是不准代，大家看著他乾了方才肯散。

賈端甫酒量本不過好，到這光景竟有八九分的酒意，眾客散後，伴妾伏侍新郎新娘卸了大妝，關了房門出去。這時候洞房深掩，畫燭高燒，賈端甫看了這位新娘子，一表人才，風流富豔，當此酒醉花迷，也就如身入廣寒宮裡遇著了奔月嫦娥。但求親搗元霜無暇問他的更偷靈首了。那位新娘也還遮遮掩掩，伸伸縮縮的做出許多難禁難推的態度，究竟是否原璧無瑕，賈端甫既不甚考究，做書的更無從懸揣，從此賈端甫在這溫柔鄉里，靠著泰山、伴著嬌妻也十分安樂。更喜得是時來運來，到了第二年就生了一位千金，取名靜如。

這年正逢科場，丈人幫了盤川，到南京應考，考費不多，不敢久住，出了場就搭了輪船回到家裡，到了十月裡放榜。這天他翁婿母女四人正在盼望，直到夜裡天快亮的時候，忽聽見一棒鑼聲，接著就聽得那敲得震天的響。他丈人連忙披衣起來，心中又驚又喜，那賈端甫同那周似珍姑娘也都起來。開門一看，果是報子來了，心中不歡喜。當時他丈人周敬修開發了報子的喜錢，在菩薩祖宗面前點了香燭，領著女婿磕了。天亮以後就有許多的親友前來道喜，不但他丈人面上光彩非凡，就是這位周似珍姑娘，平日親戚中曉得他那件事體，本不大瞧得起他，現在看見他的姑爺中了舉，指日就是位誥命太太，那些姑姨妹妹、遠親近鄰也就不由的同他親熱起來。可見，人生只要富貴，有時一長可蓋百短。成敗論人賢者不免，何況這些婦女們呢？

忙了幾天周敬修預備了盤川，叫他女婿賈端甫約了他那新科同年達友仁號怡軒，一同動身到蘆經港搭了船，不多一會功夫就到了江陰。上岸到學台衙門去填了親供，玩了兩日，又同上輪船到南京去拜老師。刻硃卷打托勢，住在狀元境一家客棧裡頭。

這南京是六朝金粉勝地，十二朱樓雖成陳跡，然中興以後，曾文正公當那戎馬倥傯之際，力持大體，首復舊觀，使那荒涼黍黍之場，一易而成內藉鶯花之地。後來，薛慰農先生又為之提倡風雅，鼓吹聲華，也就不減於《板橋雜記》所載的頓老琵琶五京顏色。當那夏秋之交，紅袖憑軒，畫船近岸，記得有一位先生做的竹枝詞有兩句道：「郎君來時你太早，晚風齊倚玉欄杆。」真是描寫得神。就是這嚴冬的時候，暖閣紅爐也不殊那黨家的銷金帳裡，這兩位孝廉應酬了幾天，空了下來皆想領略領略這秦淮的風景，而且這狀元境離鉤魚巷又不遠。賈端甫還未啟口，這達怡軒是個曠達不羈的人，就先開口相邀。賈端甫想：我如今是個新科舉人，與從前教書的時候寒酸氣不同，大約到寮子裡去，他們也應該巴結巴結。就一口應承。

兩人裝束齊整，把人家送來的賀敬折了兩對，各人揣在身邊，一同前去到了六八家。偏偏這賈端甫卻賞識了一位最紅的姑娘，名字叫做雙鈴的。達怡軒也賞識一個叫月紅的。那本家及房裡奶奶看沒熟人領著來，又摸不著這兩人的底細，雖不敢十分冷落，也不敢十分兜搭。兩人坐了工會，先是雙鈴有人叫局，隨後月紅也有人來叫，兩人只得站起身來要走。開銷了兩塊錢。那房裡奶奶淡淡的留了一句，也就讓他們去了。

兩人回到寓中閒話一會各自就寢。賈端甫細想，這雙鈴態度風騷神情淫蕩，真不愧綽號叫做「活鯽魚」，比那通州的小銀珠要高得多。今兒初見無怪他不甚彩理，明天我去擺抬酒，大約總可親熱親熱。好在是人家送來的賀儀，就花掉些也還不心疼。起了這個念頭，第二天一早就同達怡軒說了，因為人少又約了一位同寓的候補佐親老爺馮吟舟、隔壁書鋪掌櫃的師父，還有前一回考寓的房東也是個讀書人，叫安小齋，約定晚上七點鐘，在六人子家雙鈴房裡吃酒，這幾位自然是都願意的。賈端甫又同馮吟舟談了一陣，問了問吃酒的規矩，同吃酒以後一切的規矩。

飯後兩點鐘，賈端甫就邀著達怡軒、馮吟舟同到六八家子家打個茶圍。到了雙鈴房裡，雙鈴才起來，正在靠河窗口桌子面前坐著要梳頭，看見他們三人進來，笑著招呼大家坐了。泡了茶，賈端甫就向房裡高奶奶交代了一個六大、六小，六點鐘來吃，高奶奶出去吩咐了一聲，月紅頭上插著兩枝桃簪也過來，應酬了兩句，又說：「達老爺到我房裡去坐坐。」達怡軒口裡答應卻未起身。月紅也就回房自去梳頭。

這時候天色尚早，嫖客未上市，所以甚覺清閒，三個人倒很坐了一會兒，雙鈴梳著頭無甚事，同著高奶奶也很同他們說笑了一陣。達怡軒說：「我們出去走走罷？」高奶奶說了一聲「晚上早些來」，雙鈴的頭還未梳完，望著賈端甫笑了一笑說：「我不送你。」月紅也走出來招呼。

三人出門匆匆而去，馮吟舟走到路上說道：「在這雙鈴姑娘房裡能坐到這半天，雙鈴又肯這樣的招呼，端翁的面子真算是足極了。」賈端甫。心中也自暗暗的得意，覺得比昨天有趣了些。

三人回到寓中，坐了一會，又有人家送賀儀來。賈端甫、達怡軒忙著寫了詩帖交與來人，到了五點多鐘的光景，賈端甫就同了達怡軒、馮吟舟，又順便邀了隔壁的習師文一齊，走到六八家子家。

此時雙鈴房裡無人，高奶奶就掀開簾子讓他四人進去，一看雙鈴不房裡，說是出局去了，只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敬了瓜子。問他名字說叫小金子，倒也是個小本家。一會兒月紅也來見了一個面。正盼著雙鈴回來，只聽見外頭打雜的喊了一聲：「高奶奶，金大人來了。」這高奶奶連忙跑了出去。賈端甫在簾縫裡偷看，只見一位二十多歲圓方臉的少年，頭上戴了一頂緞棉小帽，面前釘著一塊避邪的帽花，臉上架著一個金絲墨晶外國眼鏡，身上反穿著一件雲狐狍尖的馬褂，青灰素緞的皮袍子，甚麼統子卻看不出，還有一位年紀約在四十左右，穿著也十分富麗，大約也是一位闊人，後頭跟著幾個跟班走了進來。高奶奶慌忙迎到院子裡，說道：「金大人、劉大人，請到對過房裡將坐一下罷。」金大人登時站住，臉上放出一種不願意的神氣出來，說道：「怎麼？房間裡有客麼！」高奶奶連忙陪笑道：「是個過路客人，來打茶圍，就要走的，好大人先在三寶房裡略微坐坐，已叫人催雙鈴去了。」這金大人似乎還有不悅之色，幸虧同來的那位說道：「蔚翁，我們就在三寶房裡坐一坐，讓他趕緊就去收拾房間罷。」那三寶也立

在對過房間門口，親自打著簾子喊道：「金大人、劉大人，請到我房裡坐一坐罷，雙鈴妹妹也就回來的。」這金大人卻不過情，才勉強走進去。

高奶奶趕緊進房拿了茶缸子過去，一面又叫打雜的快些到隔壁去，催雙鈴回來，說金大人來了。一面跑進房裡，向著賈端甫道：「賈老爺，對不住，只好請你讓一讓房間裡。」賈端甫望他愣了一愣道：「我們有酒呢，這回子讓了房間，回來酒在那裡吃呢？」高奶奶道：「這金大人來了，那是沒法的，不但此刻要請諸位讓讓，就是回來吃酒，也只好在對面客廳裡罷，實在是對不住。」賈端甫還在不肯答應，這高奶奶又說道：「諸位老爺是外路來的，大約不知道這位金大人是公子哥兒的脾氣，說聲翻了臉，不但我們吃不住，就是你老爺面子上也要下不來呢。」賈端甫還要說話，達怡軒是隨遇而安的人，就說：「我們讓讓又何妨？同是一樣的吃酒，又何在乎這間那間，免得叫他們為難。」那馮吟舟聽見是金大人，更是早已嚇酥的了，也在旁苦苦相勸。賈端甫只得忍著氣把房間讓出。高奶奶把他們讓到下手堂屋旁邊一個姑娘房裡。這房裡，一個姑娘頭上貼兩張頭風膏藥，躺在榻牀上。高奶奶向他說道：「鳳仙姑娘，這裡有幾位吃酒的老爺，借你房裡坐坐。」那鳳仙慢慢的抬起身來說了聲。「請坐！」又一位一位的問了尊姓。看那鳳仙，有二十五六的光景，一臉的煙氣，又黑又瘦，雖是搽了些粉，也掩不住那一層的黑光。開出口來，喉嚨又粗又啞，那高奶奶把他們引到房裡就匆匆的走了，去招呼金大人。

約有五分鐘的時候，聽見高底小腳聲音咕格咕格的從外頭走進，料是雙鈴回來，只聽才到對面台階，口就喊道：「金大人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一面說著一面到那邊房裡去，以後說些甚麼便聽不見了。賈端甫滿望雙鈴到了對面應酬一會必要過來，誰知竟如空谷足音，不但雙鈴不曾見面，就連高奶奶也不過來。達怡軒同那習師文談些近來新出的書籍，馮吟舟同那鳳仙在炕上燒煙閒談，倒也不甚覺得。只有賈端甫意往神馳，有個一等也不來，二等也不來的光景，真個焦燥異常，卻又不好發作。又等了一會，只見打雜的領了一位客人進來，卻是安小齋。賈端甫連忙起身讓坐，安小齋說：「舍間有些事，來遲來遲，勞候勞候。」又同大家招呼。賈端甫一看鐘上已有八點，就問打雜的說：「我們的酒擺罷。」打雜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，走過去告訴了高奶奶。那高奶奶才過來說道：「對不住，雙鈴就過來了。」又問：「各位老爺就有相好的姑娘罷？」賈端甫也跟著問了一問，達怡軒自然是月紅，馮吟舟是向來叫劉琴家瑞雲的，習師文是叫王二家的翠寶，只有安小齋沒人，高奶奶就薦了這房裡的鳳仙，他也就點頭答應。酒已在堂屋擺好，大家推遜著入坐。雙鈴才過來敬了各人的酒，在賈端甫旁邊坐了不到五分鐘的工夫，就架等出席，叫小金子來陪著。上了幾道菜，局也陸續到齊，琴師上來，也就是小金子代唱了一技小東人。各人叫的姑娘也都照例應酬了一枝，就是那個鳳仙也還啞著喉嚨唱了一枝小調。各人的局或是初叫，或是不大出來玩耍的，所以這些姑娘都不過敷衍門面，不甚親熱。還是習師文同翠寶彼此咬著耳朵，說了幾句體己的話，也不知他們說些甚麼。只見上頭房裡又來了幾位客，都是鮮衣華服，僕從如雲，在房裡擺了一桌便飯，而歡呼謔浪之聲與這邊席上冷熱大不相同，尤觸耳的是那雙鈴又嬌又媚又圓又脆的聲音，叫著金大人，這個聲浪被那不知趣的風吹到賈端甫的耳朵裡頭，真個叫他難於排遣。賈端甫向那習師文低低的問道：「這位金大人是誰？」

習師文還未回言，那馮吟舟道：「你不曉得麼？這金大人就是現在第一位軍機大臣金中堂的孫少爺，才從湖北督銷交卸回省，現在當的是籌訪局的總辦，還兼著武備學堂，早晚就要放缺的，就是制台諸事也要將就他些呢。」賈端甫聽了這話，也就默然不語。不一時局已先後散去，菜也陸續上完，大家見主人無甚興致，也未十分鬧酒。賈端甫又讓了兩杯，大家都說酒已夠了，吃飯罷，於是吩咐上了乾稀飯，大家胡亂吃了些，一齊散去坐到鳳仙房裡。馮吟舟又吃了兩口煙，賈端甫叫人叫高奶奶來，把酒錢當時開銷了他，高奶奶微微的推了一推也就收了。達怡軒說：「天已不早，我們走罷。」大家穿了馬褂，高奶奶忙叫雙鈴、月紅過來送了一送，說了句：「明兒來。」

這裡幾位才走出房門，那雙鈴已跑過那邊，仍舊陪著金大人去了。

賈端甫出得大門，看見街上擺了幾對官銜大燈，也有欽加二品銜、江蘇特用道的，也有某某局總辦的，也有某某學堂總理翰林院的，也有統領某某軍記名簡放道的，也有頭品頂帶記名提督軍門的，也有欽加三品銜即補府正堂的，還有些吹熄了看不出字的，那藍呢綠呢四人轎擺滿了一街。他們五人側身而過。賈端甫才曉得，這嫖之一字是窮措大不能輕易問津的。走了一會，安小齋分路回去。到了門口，習師文拱手道謝作別而去，進了樓房，馮吟舟亦說了「多謝端翁，明兒再會」回房去了。賈端甫、達怡軒二人到了房中，茶房送上茶來，二人坐著談心。明兒不知他們還去釣魚巷不去，請諸位也明兒再看罷。